



· 小说散文集 ·

新秀

青海人民出版社



小说散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新 秀

·小说散文集·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¹次印刷

印数 1—206³⁰

统一书号 10397·325 定价 0.35元

目 录

小 说

梅师傅.....	程 枫 (1)
激战之后.....	穆 静 (16)
新 秀.....	李英举 (27)
车过亚曲帮.....	周永录 (41)
飞行教员.....	张金栋 (50)
志春姐.....	曹景中 罗绍宏 (61)
铁锤团长.....	韩文根 (72)
重任在肩.....	金荣章 (90)
小才茨克.....	可 君 贵 如 建 生 (102)
雪山篝火.....	杨 泉 (109)

散 文

新 芽.....	王青槐 (117)
雪山炊烟.....	张秉乾 (125)
巴滩草原的早晨.....	秋 元 (135)
“候补民兵”吉里.....	言 公 (144)
农奴的后代.....	陈作礼 (152)
在狮子口的日月里.....	戴继民 (158)

梅 师 傅

西 宁 程 枫

刚跑车回来，收发员就递给我一封信。一看那眼熟的笔体和刚劲的笔锋，把我高兴得差点喊起来——嘿，是他，是我的梅师傅给我来信啦！

梅师傅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个老师。是他手把手教我学会了烧火、开车。一个月以前，他支援新线建设去了，可我一直思念着他，一直忘不了初来时头次见面的情景……

（一）

两年前，我这个贫农的儿子从徐州铁路司机学校毕业了，做一个火车司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心里好畅快呀！

那天的天气真美，没有风，没有云，万里晴空一轮金灿灿的太阳向大地散发着和煦的光芒。我走在机务段内这条笔直的水泥路上，第一次看见这高原白杨，是那样高大、威武；头一回听到这西北鸟雀的歌唱，是那么清脆、嘹亮……

报到之后，人事主任就把我领到单身大楼的一个房间里。里边两张床，有一张空着，不用问，空床就是我的铺位了。

人事主任一边帮我打开行李，一边对我说，对面那张床上住的就是我师傅。我一听和师傅住在一起，出勤一块去，下班一块回，工作生活在一起，真是太美啦。

送走人事主任，我仔细打量这间房子：不大，却很干净，阳光也很充足。对着门是一个明亮的窗户，窗外一条铁路干线伸向远方。紧靠窗户放着一张桌子，我的床在桌子这边，那边那张我师傅的床上，被盖极其简单，但折叠得整整齐齐。靠床的墙上，贴着一张李玉和手提红灯四下看的彩色剧照，并排是一张《全段机车节煤情况统计表》，我走近一看，只见那张统计表上写满了全机务段所有的机车型号和每台机车节煤数字。数字是用红色铅笔一笔一道写的，显得特别耀眼。我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有一台解放型“1615”号机车省煤最多，比起省煤最少的解放型“1612”号机车来，几乎超过了八、九倍！

我不由得想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火车司机的宿舍里要贴这么张表呢？有啥必要呢？……噢，也许原先这屋住的是位统计员，人搬走了，统计表没带走，我师傅没顾上把它揭下来……对，准是这么回事！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再看看这雪白的粉墙上，英姿勃勃的无产阶级英雄李玉和旁边，贴这样一张节煤统计表，显得有点不协调……干脆把它揭下来，明儿到新华书店去买张杨子荣

《打虎上山》的彩色剧照来并排贴上,那多带劲!我刚一伸手,一颗图钉还没取掉,突然身后响起了一个闷雷似的声音:

“不准揭!”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房门口 站 着 一个大大个子,膀宽腰圆,精神抖擞,左手提一个火车司机们跑车专用的大提包,右手握一把火车司机们专用的检车锤,睁着一双闪烁着光芒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急忙缩回手,解释说:“我寻思没用了,想换张杨子荣……”

“哦,你就是小陈吧?”没等我说完,他就大步流星地走进屋里,把提包和检车锤一放,热情地伸出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我,就叫梅占冬,以后咱俩打一班,你管我叫老梅得啦!”

这,就是我的梅师傅。

他三把两把洗完了脸,换下工作服,嘱咐我:“小陈,这张表千万别弄坏了,有了它,全段哪台机车省煤多少,咱都一清二楚啦。”我心想:师傅这样关心机车节煤啊,肯定在全段是个数一数二的省煤能手,也许我们开的就是那台省煤最多的“1615”号吧?想到这儿我急忙问梅师傅:“咱们开的是那台车?”

“1612。”

“1612?”我不得一怔。

老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情,笑咪咪地问:“怎么,不喜欢吗?”

“怎么数它省煤少啊？”我有气无力，嗓门很低。

“哈哈……”他放声大笑起来，“有少才能有多嘛。小陈，你还很要强好胜啊！”

“开车就应当为社会主义多拉快跑，安全省煤嘛！”

“对，你们这些小青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就是有水平……”

“可是，……”我又寻思，在这“1612”号车上，能有什么作为？

老师傅倒是满开朗地安慰我：“小伙子，甭着急，只要你有这个积极性，那好办！”

我没答腔，“1612”、“1615”两个数字还在我的脑子里打转……

“是红卫兵吗？”梅师傅突然问我。

“我还两次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呢。”这是我长这么大最感到荣耀的事，见谁都想说说。

“好！”他一听我的话，两只眼睛更加明亮起来，浑身象陡然增加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小陈，你以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一定要当个毛主席的好工人，将来做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嗯。”我点点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老师傅接着主动介绍说：“要说我们这台车，是老了点。”他两道浓眉微微一抖，“省煤多少离不开车，可更重要的是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懂得了为什么省煤，那老车可以变年轻，省得少可以变成省得多！”

师傅说得真好啊！我想着梅师傅的话，好象使我一下子明白了好多道理。

当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宁，总是盼着天快点儿亮，叫班员的声音快点儿响起来，我就可以踏上风驰电掣的火车头，开始新的战斗了。

(二)

太阳刚刚升起一竿子高，我和梅师傅就登上了“1612”号机车。梅师傅去检查机件，副司机和司炉去给机件浇油，我没事干，就找了块棉纱头擦司机室，随后又拿起扫帚扫地板。我把一些小煤块扫到出煤口的煤堆上，有些带土的煤末扫到了司机室门口，我正要一家伙把它们全部“请”到车下面去，突然那个闷雷般的声音又在我耳旁响起来：

“不准扫！”

我猛一回头，发现梅师傅正站在我的身后，那双光闪闪的大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粗粗的两道浓眉之间鼓起一个疙瘩，黝黑黝黑的脸膛上，肌肉直哆嗦，模样比昨天在宿舍门口严厉多了。

“这，这……都是些土煤末子……”我低下了头。

“这也可以烧呀。”师傅嗓门小多了，但语气还很严肃。他放下检车锤，从我手里接过扫帚，轻手轻脚地把煤末子全扫到出煤口的煤堆上，然后又拧开水管，浇上水，“啐啐！”往手心里吐两口唾沫，握起大铁锹，“嚓嚓”

两下，就把那些煤末和煤块搅和到一起了。“你看，不照样可以烧嘛。”

他边说边踩开炉门，一次撮了少半锹煤末和煤块的混合煤，“飕”地一声，扔进了炉膛，火床上立刻升腾起一股熊熊的火焰。

“小陈，”梅师傅手指准备场上象小山一样的煤堆，压低嗓门对我说：“不用我多说，你总懂得那大煤堆和这一小撮煤末的关系吧？省煤要从小处着手，不能光说空话啊！”

我的脸红了，心跳了，再次低下了头。等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已经插上铁锹，又握起检车锤继续检查司机室的机械了。

我心里暗暗埋怨自己，刚上车就办了这么件傻事，咳！真……

开车以后，我偷看梅师傅的脸色，他一直紧闭嘴唇，锁着双眉，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一对闪光的大眼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前方。

啊，梅师傅果然生我的气了！

“前方注意！”梅师傅大喊一声。

“前方好啦！”坐在我前面的副司机马上高声回答。

我马上意识到是自己想得太多啦，梅师傅正集中精力驾驶机车，那有功夫生我的气啊。

随着车轮的欢快歌唱，我的心情又变得愉快起来，闲着怪难受，真想做点儿什么……

我看着司炉那熟练的烧火动作，越看越羡慕，真想自

己起身试把试把，可是，梅师傅能信得过我吗？

“小陈练练烧火！”闷雷似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可把我乐坏了，我急忙奔过去，接过铁锹，拉开身架，就铲起煤来。

开头还挺顺手，既没撒乱炭，也没撞炉门，我暗自高兴：看来车上烧火跟下边练习也差不了多少，没什么了不起。谁知思想一溜号，手脚就乱了套，炉门没踩开，满满地一锹煤就送了上去，只听“咣”地一声，铁锹撞到炉门上，撒得满地板都是乱炭，有两块煤还跳到梅师傅的脚面上。“唉，真丢人！”我暗暗骂了自己一声，头也不敢抬，连忙重新铲起一锹，把炉门开得大大的，一下子就扔了进去，一连扔了几锹，梅师傅那闷雷似的嗓音又响了：

“别添啦！”

我一愣，停住了手。

“都添到外边，白扔啦！”

“怎么，都添到外边了？不能啊，我这几锹特别小心，都添到炉子里头啦……”我心想。

“你看看烟囱！”梅师傅头也没回。

我放下铁锹，抓住电镀手把杆，从司机室门口探出脑袋，看了看火车烟囱，烟囱正大股大股地吐着黑烟，使正在飞驰的列车显得更加壮观。

“你看看，一个劲地冒黑烟！”

我有点糊涂了，火车烟囱不冒黑烟，冒什么烟呢？

“应当冒白烟。”好象梅师傅那双闪烁着光芒的大眼

睛，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一个劲地冒黑烟，说明煤炭还没有充分燃烧，就从烟囱里跑掉了！”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从司机学校毕业的学生，怎么连这点普通的煤炭燃烧常识都忘了呢？难怪梅师傅批评我呢。

我连忙改用了“快速三锹”烧火法，烟囱马上不冒黑烟了。可是汽压表的指针却抖动起来，不一会，就比规定少了一个压力。我一看顶不住汽，就又着急起来，一着急，“快速三锹”烧火法立刻扔到了脑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大锹连着一大锹地往炉膛里添起来……

一站地没到头，我被司炉换了下来。很明显，由于黑烟大冒，师傅没让我再摸铁锹。我懊恼地想：等着瞧吧，这趟车回去后，梅师傅非狠劲地尅我一顿不可！

（三）

下班了，我跟在梅师傅后面回到宿舍，心里非常不安。

可是梅师傅呢？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安慰我：“一回生，二回熟，多跑几趟车，慢慢就习惯了。只要有决心，钢梁磨绣针嘛。”

说完，他拿起一枝红色铅笔伏到那张《全段机车节煤情况统计表》上，一笔一划地填上了这一天全段每台机车的省煤数字。看着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样子，我感动地想：他真是太爱惜煤了，就凭他的这种态度，我们的“1612”号机车，绝不会老当全段省煤尾巴的！

我并不因为没挨师傅的批评而感到轻松，他安慰的话，在我觉着，倒不如狠劲地尅一顿好受。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在短时间内练好烧火技术，不辜负梅师傅的勉励。

从那以后，上了车，我就认真跟副司机司炉学。下了班，就在投煤场苦练，满共不到一个星期，我的技术有了显著提高。

这一天，又接班了，我准备让梅师傅验收一下烧火技术。他真是摸透了我的心意，还没发车，他就说：“小陈烧头站，瞧瞧你练得怎么样？”

我心里一乐，满口应承。

发车了，我稳定一下心情，使出全身本事，果然，没有白费功夫，我烧了整整一站地，既没有撞炉门，撒乱炭，又没有冒黑烟，掉汽压。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梅师傅，尽管他仍象往常一样，身子探在窗外，眼睛盯住前方，嘴唇紧紧闭着，眉毛紧紧锁着，但我觉得他心里准是很高兴的。

我脑子一热，耍开了在司机学校时练的几招花锹——左来一个“天女散花”；右来一个“雁落沙滩”；前来一个“毒蛇出洞”；后来一个“猛虎下山”……

突然，一声闷雷震耳：

“注意汽压！”

“注意汽压。”我机械地重复一遍，抬头一看，啊，汽压表的指针快降了两个压力啦，我手忙脚乱起来，正要添煤，猛听师傅又喊道：

“注意加速！”

“注意加速！”我一边重复梅师傅的呼唤应答，一边往车外瞅了一眼，糟啦，列车已到了关键区段，现在正需要加速，需要充足的汽水，才能保证关键区段不晚点，我把腰一哈，忘掉了“快速三锹”烧火法，大锹大锹地往炉膛里添起来……

“换人烧！”

梅师傅一声令下，司炉接去了我手中的铁锹，原来，烟囪又冒黑烟了。

根据我第一趟车的经验，梅师傅虽然说话嗓门粗，样子很怕人，实际上脾气挺好，待徒弟挺宽厚的。所以这次虽然又冒了黑烟，我也没当回事，寻思下趟车注意就是了。谁知道这一回恰恰相反，下班回到宿舍里，节煤统计表还没顾得填，师傅就狠狠地批评起我来，尅得我掉了眼泪，他还不罢休：“哭什么？哭是软弱的表现！我满以为你是个什么都懂的孩子，其实什么都不懂。”

他扔我给一块手绢，看我擦了泪，就又说：“你的烧火技术差不假，更重要的是你的思想觉悟低，你还没有真正懂得为啥烧火、开车。”他的口气完全变得温和起来，

“小伙子，你自己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他站起身来，伸出两只粗壮有力的手，“砰”地一声推开了窗子，不远的铁道干线上正“轰轰隆隆”地开过一列火车，随着车轮的滚动，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颤动，我听着梅师傅语重心长的话，浑身的血液都在激荡。

“小陈，你说火车离开轨道会怎么样？”

“那还得了？翻车呗！”

“对，那人呢？”

“人？”

“人离开了正道走歪门邪道，更危险。”梅师傅又严肃起来，“这正道，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工人，有技术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有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要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自觉性，寸步不离地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熄灯以后，他躺在床上，还不住地给我讲应该如何做一个让毛主席放心的好工人；应该如何立足本职工作，胸怀革命全局，……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他反复告诫我，要干好革命，要当个优秀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就要认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尽管梅师傅严厉地批评了我，我却对他更尊敬了。

（四）

又接班了，梅师傅还是让我烧头站。

从添第一锹煤开始，我处处严格地要求自己，时时提醒自己，别忘了师傅嘱咐我的话，要把司机室当战场，手中的铁锹做刀枪。

师傅对我的进步很满意，虽然没有开口，我一直感到他在注视着我，鼓励着我，防止我思想再出岔子。

出车回来，已经是早晨九点钟了，整整一夜没合眼，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浑身疲软无力，真想马上洗个热水

澡，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回到宿舍里，梅师傅仔细认真地把《全段机车节煤情况统计表》填写完毕之后，惊讶地说：“有问题，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我问道。

“每台机车的省煤情况呗。”

我走到统计表前，把每台机车的省煤数字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台“1615”号机车依然是全段的尖子，而我们的“1612”号机车依然是全段的尾巴。

“不还是老样子吗？”我问梅师傅。

“你仔细看看。”梅师傅摇摇头，“‘1615’机车的省煤数字有了变化。”

我又重新一看，可不是吗？尽管“1615”号仍然是全段的省煤冠军，可是这一趟车的省煤数字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呢？

“肯定是机车的燃烧部分又出了毛病。”梅师傅说，“我去看看。”他又重新穿起工作服，拿起检车锤。

“梅师傅，你一夜还没合眼哟。”我有些焦急。

“晚上一勺烩吧！”

“我也去！”

“小陈，你不熟悉那台车，去了也插不上手。你先睡上一觉，明天早晨还要走车哪！”他刚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小陈，我那饭盒里还有饭，你把它趁热吃了吧！”他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打开梅师傅的饭盒，只见里边有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心想：还是给师傅留下吧，……

可能是太疲乏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看看梅师傅的床，那套洗得发白的军用棉被仍然叠得象刀切的一样。啊，师傅还没回来。

我急忙穿衣下床，一抬头，又看见那张《全段机车节煤情况统计表》，啊，我心里又一热，统计表，这那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统计表，这是我师傅立足本职工作，胸怀革命全局的一颗火热的心啊！

我打开师傅的饭盒，里边的馒头早已凉了，就急忙到乘务食堂买了几个热的和一盘炒菜，一併放到饭盒里，匆匆往机车待发线走去。

到了“1615”号机车跟前，只见好多人都在议论着什么，仔细一听，讲的全是梅师傅的事啊，多少天来萦绕在我心头的的一个谜一下子全部解开了！

原来，梅师傅多少年来一直是全机务段的省煤冠军，是“1615”号机车的老司机。两个月前，检修车间的同志们硬是把一台快要报废的死机——“1612”号机车复活了，当时，全段好多司机都争着要这台“老爷车”，可到底给谁呢？最后，段党委决定，把“1612”这台“老爷车”交给了共产党员梅占冬。从那天起，梅师傅就交出了“1615”号，使上了“1612”号……

听着人们的议论，宿舍里那张李玉和的彩色剧照和那张《全段机车节煤情况统计表》同时在我脑海里显现出